文章辨體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記

待漏院記　　宋王元之

迂齋云句句見待漏意是時五代氣習未除未免排比然詞嚴氣正亦自得體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爾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闢玉

漏猶滴。撤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薦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玩器。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群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

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爲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

竹樓記

東萊云嘗聞王荆公稱竹樓記勝歐陽醉翁亭記或以爲不然蓋荆公論文先體製而後工拙以此觀之則優竹樓而劣醉翁亭記是荆公之言不疑也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是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毁蓁莽荒穢因作小竹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闃遼夐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虛暢宜詠詩詩韻清絶宜圍棊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

一卷。焚香默坐。銷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木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任。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庭莎記

晏同叔

介清思堂中讌亭之間隙地。其縱七八步。其橫南八步北十步以人跡之罕踐。有莎生焉。守護之卒。皆疲癃者。芟薙之役。勞於夏畦。蓋是草耐水旱。樂延蔓。雖拔心隕葉。弗之絕也。予既悅草之蕃廡。而又憫卒之勤瘁。思唐人賦詠間多有種莎之說。且茲

地宛在崇墉車馬不至弦匏不設綠林嘉卉難於豐茂非是堂也無所宜焉於是傍西墉畫爲徑布武之外悉爲沙場分命騶人散取增殖凡三日乃備揆之以卌楯澌之以甘井光風四逹纖塵不驚嗟夫萬彙之多萬情之廣大含元氣細入無間罔不稟和罔不期適因乘而騁用其次區別而顯仁措置有規生成有術失之則斁獲之則康茲一物也從可知矣乃令遂二性之域去兩傷之患優游吟諷無施不諧然而人所好尚世多同異平津客館尋爲馬廐東漢學舍閒克園蔬彼經濟所先而汙隆匪一矧茲近玩肅葬永年是用刋辭琬琰庶通賢君子知所留意倘與我同好庶幾不翦也

岳陽樓記　范希文

迂齋云首尾布置與中間狀物之妙固不可及然最妙處在臨了一轉語乃知此老胸襟宇量直與

岳陽洞庭同其廣大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脩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月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

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邪。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疊山云字少意多文簡理詳有關世教非徒作也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旣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爲其後

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畫舫齋記

歐陽永叔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其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奥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虚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崷崒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泛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以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絶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

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爲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檝之危蛟黿之出沒波濤之洶欻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名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告又因以置于壁

豐樂亭記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

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

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而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事也遂以名其亭焉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邪山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讓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

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相州晝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

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跡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素有宜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讐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

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真州東園記

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荊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為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為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歡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為清讌之堂

闢其後以為射賓之圃芙蕖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
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烟白露而荊棘也高甍
巨桷水光日影動搖而下上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
風此前日之頹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
管弦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鼪鼯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
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畧也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
近嬉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
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我書其大槩焉
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
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
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
不為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
賢足以相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

路之人無辜者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其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乎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

先秦古器記

劉原父

先秦古器十有一物制作精巧有款識皆科斗書爲古學者莫能盡通以他書參之乃十得五六就其可知者校其世或出周文武時於今蓋二千有餘歲矣嗟乎三王之事萬不存一詩書所記聖王所立有可長太息者矣獨器也乎哉兑之戈和之弓離磬崇鼎三代傳以爲實非賴其用也亦云上古而已矣孔子曰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衆不可蓋安知天下無能盡辨之者哉使工模其文刻於石又幷圖其象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終此意者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諜次其世謚迺爲能盡之

諫院題名記

司馬君實

迂齋云首尾二百來字而包括無餘識治體則

守筆力高簡可以想見其人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獨樂園記

熙寧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買田二十畝於尊賢坊北闢以爲園其中爲堂聚書至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屋一區引水北流貫宇下中央爲沼方深各三尺疏水爲五派注沼中狀若

虎爪自沼北伏流出北階懸注庭下狀若象鼻自是分而爲二渠繞庭四隅會于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北爲沼中央有島島上植竹圓周三丈狀若玉玦攬結其杪如漁人之廬命之曰釣魚庵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墉茨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凉颸前後多植美竹爲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東治地爲百有二十畦雜蒔草藥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徑丈狀若棊局屈其杪交相掩以爲屋植竹於其前夾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爲藩援命之曰採藥圃圃南爲六欄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而已不求多也欄北爲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若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作屋其上以望萬安轘轅至於太室命之曰見山臺迂叟平日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群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於人何

行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採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遥相羊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悉為已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代此也因而命之曰獨樂

信州興造記　王介甫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強怙柔隱詘發舒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獄命吏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包人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敕吏士以桴收民鰥寡孤獨老癃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出錢戶七百八十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二不足前此公所命出粟以賙貧民者三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賙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於是募人城水之所入垣郡府之缺考監軍之

室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回車築二亭於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渠四十有二舟于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於州門之左曰宴月之所以屬賓也凡爲城垣九千尺爲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甲午卒九月丙戌爲日五十二爲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凡故之所有必具其無也乃今有之公所以救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則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施舍之不適裒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矣吏乃始警然自德民相與誹且笑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爲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爲公之民不幸而遇

害交其宜庶乎無憾乎

桂州新城記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而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兵甲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非獨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畧而今尚書工部侍郎余公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木甓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二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體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

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為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脩也又嘗不敢以為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非其法能以久存而不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起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于其君於其為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之以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之以明明之功卒所以攘夷狄而中國之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鏤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

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櫱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汩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彊之以爲山然後可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之所見而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余家有三峯余每思之則恐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蘗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之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余愛之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余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

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莊栗刻削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蘇氏族譜亭記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為不善於室者父兄輙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聚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懽忻愛洽稍遠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隣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責也歲正月相與拜奠于墓下既奠列坐于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

有爲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又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其人也夫其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深其爲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悌之行缺自斯人之爲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讙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漬財無厭惟富者之爲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戁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爲之其輿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官府其矯詐修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也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

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覩之則不知其爲誰而夫人之覩之則面熱内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吳郡州學六經閣記　張伯玉

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吳郡州學始由高平范公經緝之至今尚書富郎中十年更八政學始大成而六經閣又建先時書籍草創未暇完緝厨之後廡澤地汙晦日滋散脫覩者惻然至是富公始與吳邑長洲二大夫以學本之餘錢儲之市材直公堂之南臨泮池構層屋起夏六月乙酉止秋八月甲申凡旬有七浹計庸千有二百作楹十有六棟三架霤八桷三百八十有四二戶六牖梯衡桀棁圬墁陶甓稱是析於文故爽而不庳酌於道故文而不華經南嚮史西嚮子集東嚮標之以油素揭之以油黃灑然區處如蛟龍之鱗麗如日月之在紀

不可得而亂矣古者聖人之設教也本庠序之風師儒之說始於邦達於鄉至於室莫不有學故其習之也易其得之也深其教不肅而成不煩而治或優而柔之俾自得之焉世之後尊三王四代法者無他教化之本末馴漸也然則觀是閣者知六經之在則知有聖人之道知有聖人之道則知有朝廷之化其爲惡也無所從其爲善也有所歸雖不欲徙善遠罪納諸大和不可召康公之詩曰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于思子之說云布在方冊人存則政舉凡百君子繇斯道活斯民暢皇極序彝倫者捨此而安適焉諸儒謂伯王嘗從事此州游學滋久宜刊樂石庶幾永永無忽

涿州學記　李泰伯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府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祗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聲倡

而不和教化不行三十有二年兆陽祖君某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才放失儒效闊疎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川陳君某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陜隘不足改為廼營治之東北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厥甓黝堊冊滌舉以法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采且有日盱江李覯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攷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鏖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邪詩書之道廢人唯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伏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

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以儌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爲國者之憂

擬峴臺記

曾子固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蓋藏棄委於榛叢茀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君得之而喜增甓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其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爲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高桅勁艣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

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
蛇走與荒蹊聚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
袵席之內若夫雲煙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
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
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
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蓄
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蝗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
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宴
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得
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
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
之某月某日也

道山亭記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為閩中郡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為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則阨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為縣大為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鉤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地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為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森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蓋以其陿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候官於閩為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為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

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于門庭麓多雜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仙山北曰粵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壞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爲是州得閩山嶔崟之際爲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爲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𡏖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脩撰今爲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學舍記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童子嬉戲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闚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事亦滋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與睢汴淮泗出于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禺會稽之山出于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庾嶺繇真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湧湍石之川巔崖莽林貙虺之聚與夫雨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所單遊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筥碎細之間此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遭禍而憂艱也弟婚妹嫁四時之祠與夫蜀人外親之間王事之輸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於是力疲意耗而又

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觕也得其間時挾書以學於夫爲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思琢彫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爲並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所自視而嗟也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予之力無以爲乃休於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或譏其隘者予顧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從於事者有以爲之矣予之卑巷窮廬冗衣礱飯芑莧之羮隱約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可以進於道者學之有不至至於文章平生之所好慕爲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儁挾長而有力者所得爲若予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歷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爲學舍記

醒心亭記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豐樂自爲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得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鞏記之凡公與州之賓客者遊焉則必即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即醒心而望以見夫群山之相環雲煙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衆而泉石嘉使自新乎其所覩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灑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即其事之所以然而爲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間矣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爲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之學者皆爲材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沒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而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爲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

可不喜且幸歟而鞏也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

義田記

錢公輔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既而爲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沒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

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為斂子無以為葬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以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疏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觀文正公之義其與晏子比肩矣然晏子仁止生前而文正公之義垂於身後其規摹遠舉又疑過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為卿大夫為士廩稍之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已族之人瓢囊為溝中瘠者豈少哉況於他人乎

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陲功名滿天下後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畧也獨髙其義因以遺於世云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子瞻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

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讀誦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爲已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閑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

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靈壁張氏園亭記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倦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水之陽其外脩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爲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栢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廈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州府君始家靈壁而爲此園作蘭皐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

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為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為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

蓋公堂記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爲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爲熱授之以寒藥旦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瘭疽癰疥眩瞀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父老教曰是醫之辠藥之過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爲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於外而百毒戰於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朞月而病良已昔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鐫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

為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
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以是避正
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
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為膠西守知公之為邦人也求其墳墓子
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為人庶幾復見如公者
治新寢於黃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壅蔽重門洞開盡城之南
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遊息其間而不
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為漢宗臣而蓋公為之師可謂盛
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
並海南放于九僊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
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喜雨亭記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敵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

爲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緊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遺老齋記

蘇子由

庚辰之冬余蒙恩歸自南荒客於潁川思歸而不能諸子憂之曰父老矣而居室未完吾儕之責也則相與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脩竹古栢蕭然如野人之家乃闢其四楹加明牕曲檻爲燕居之齋齋成求所以名之余曰予潁濱遺老也盍以遺老名之汝曹志之予幼從事於詩書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予應詔者予采道路之言論宮掖之祕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司果以爲不遜上獨不許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十餘年及宣后臨朝擢爲右司

諫凡有所言多聽納者不五年而與聞國政諡予之遭遇者兼皆古之人希有然其間與世俗相從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雖號爲得志而實不得予閑之樂莫善於如意憂患慘於不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門却掃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則予平生之樂未有善於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求寡過如予今日之處遺老齋可也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

海虞後學

記三

養魚記

程正叔

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猫見其煦沫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箸支頤而觀之者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得入洿池魚尾不盈尺不中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物獲如是則吾人之樂其生遂其性宜如何哉思是魚之於是時寧有是困耶推是魚孰不可見耶魚乎魚乎細鉤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得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思置汝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汝之命

生汝誠吾心汝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柰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因作養魚記

重修御史臺記

曾子開

元祐三年新作御史臺成詔臣肇為之記臣惟御史見於周掌贊書受灋令而已戰國以對執灋亦記事之職也至秦漢始置大夫位亞丞相副曰中丞督部刺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其屬有侍御史出討姦猾治大獄於是專繩糾之任厥後政事歸尚書而御史與尚書謁者並為三臺大夫更為三公而中丞為臺率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為三獨坐隋唐復置大夫天下有寃而無告者得與中書門下省詰之謂之三司自是御史益為雄峻其屬則有殿中監察并侍御史為三院侍御史一人知雜事横榻而坐謂之南牀皆專彈劾不言事本朝因之至真宗皇帝增置言事御史其後皆得言事大則御史相率廷

辯小則人得自達故其任視前世爲尤重列聖相繼皆假以寵
仁使得自竭是以風采所加百僚震肅朝廷倚而益尊初本朝
雖因唐制然以大夫爲兼官不治臺事以郎中員外郎兼侍御
史知雜事以貳中丞以太常博士以上爲三院未至者則爲御
史裏行監察故事內臨尚書六曹外巡按郡縣久之亦廢至神
宗皇帝大正官名始歸大夫職以侍御史治雜事罷御史裏行
而復六察官分守既定廼相官府蓋御史臺建於宣化坊自開
寶五年總有東西獄七年雷德驤分判三院事請於上而大之
屋不及百楹天禧二年復詔增廣遂至三百六十楹訖于元豐
吾七十年寢以圯壞神宗皇帝俾圖程工以授有司舊闕大夫
聽事踵鄰都制度闕門北鄉取陰殺之義又形勢庳下無以重
威至是命置大夫聽事闕門東鄉增庳爲崇培下爲高其規模
宏遠矣今上即政務先慈儉土木之勤咸詔勿事惟臺之建實

遵先訓猶以大夫虛員姑省營築關門北鄉仍故不改經度損
益斷自聖心以元祐二年六月己亥始事三年八月庚辰卒功
用人力十萬五千爲屋三百五十一 極門閎耽耽堂室渠渠長
貳佐屬視事燕休翼翼申申各適所宜吏舍囚圄深靚嚴固案
牘簿書棲列有序所以觀示都邑表正憲度揆諸典章於是爲
稱昔周人考室見於風雅魯國作門記諸春秋後世傳誦爲載
籍首恭惟神宗皇帝受命承序十有九年建立經常皆應古義
好惡無私賞罰不僣而綱紀是張宮室弗營池籞苟完而府寺
是崇故能垂情風憲之司以啓後嗣之意二聖恭己開闢言路
聰無不聞明無不燭士有以言獲福不聞忠以取禍耳目之地
寵遇莫抗故能新是棟宇以成前人之志是宜著在文字刻之
金石以度越周魯垂休無窮顧臣之愚何足以稱明詔之萬一
哉雖然臣嘗聞之責人非難責己惟難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

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服詭僭逆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哉君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此御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難於責已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能稱其任然後危冠盛服崇墉峻宇游焉息焉可以無媿而異於是得無簸於中哉臣故不自揆輒因承詔論其所聞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稱列聖褒大崇顯之意焉

思亭記

陳無已

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乞貸邑里葬其父母昆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旁而問名於余余以謂目之所視而思從之視干戈則思鬭視刀鋸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視第

宅則思安夫人存好惡喜懼之心物至而思固其理也今夫升高以望松梓下丘壠而行墟墓之間棘荊莽然孤兎之跡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所不忘也而君子慎之故爲墓於郊而封瘞之爲廟於家而嘗禘之爲衰爲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然自親而下至于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于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忘乎因其親以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吾其庶乎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木思以爲材視其榛棘思以爲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者乎於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吾爲子記之使君之子孫誦其文者視其美以爲勸視其惡以爲戒其可免哉君攬涕而謝曰免矣遂爲之記

進學齋記

張文潛

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爲德無須臾而不進雞鳴而興暮夜而休一日之間出則從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其家教其幼賤振其族姻與夫誦說講辯上世聖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有琴瑟有樽俎拜俯升降酬酢相侑勉勉汲汲無須臾之間不習其事學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訓戒蓋其學無頃刻而去其心非特其迹然也安居無事精思而深念矯揉其志調服其血氣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究道德之微妙而通性命死生之始終者亦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蓋自其不息而察之則豈特日進也哉晝之所遷過其旦夜之所得加於晡豈特旦暮晡夜之別哉一語一默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爲士而至聖人如日之運於天水之爲旦夜中昃之變天之爲寒暑春秋之異然微細而察之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間而不可得嗚呼士之欲進於道

其勤苦勉强蓋必如是而後至則亦已勞矣後世之士其不至於聖人也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遊觀疾病死生之際未嘗不在於學士會食而問殽烝則飲食之際未嘗不在學也曾晳風乎舞雩詠而歸則遊觀之際未嘗不在學也曾子病而易大夫之簀則疾病之際未嘗不在學也今之所謂學者既剽盜其皮膚攘掇其土苴比於古之人大可愧矣然少而習之未幾見而自以爲業成者十九也冠而仕則冠而棄之壯而仕則壯而棄之以其滅裂苟偷之習而亟捨於既仕之日故後世之君子大抵從仕數年則言語笑貌嗜慾玩習之際比之進取初以儒自名者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其學也內以脩身外以治人所學愈高所治益脩而成功愈崇是故君子立於世則天下被其福嗚呼三代之衰儒者之功不大見於世而生民之望於君子者未能厭滿其欲豈非士之學未至而道未立哉嗟乎民之休戚係

於道學之成否則夫爲士者可不勉歟元豐之乙丑余官於咸平治其所居之西即其舊而完之既潔以新矣於是悉取詩書古史陳於其中有誦習之牖有休偃之席暑則啓扉寒則塞向朝夕處乎其中取書而讀之其甚倦也則即席以休以深思其平日之所得無一日而不在是也余惰者也故取古之道而名之曰進學而書其說庶朝夕得以自警焉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朱晦庵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

至于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為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為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為功而不及乎窮理脩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騖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與婺源學官講堂之上有重屋焉牓曰藏書而未有以藏莆田林侯虙知縣事始出其所寶大帝石經今上神筆以填之而又益廣市書凡千四百餘卷列庋其上俾肄業者得以講教而誦習焉熹故邑人也而客於閩茲以事歸而拜於其學則林侯已去而仕於朝矣學者猶指其書

以相語感歎父之一旦遂相率而踵門請熹盍記其事且曰此年以來鄉人子弟願學者衆而病未知所以學也子誠未忘先人之國獨不能因是而一言以曉之哉熹對曰必欲記賢大夫之績以詔後學爲方來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熹無所辱命顧父兄子弟之言又熹之所不忍違者其敢不敬而諾諸於是竊記所聞如此以告鄉人之願學者使知讀書求道之不可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而及於鄉達之天下傳之後世且以信林侯之德於無窮也是爲記云

百丈山記

登百丈山三里許右俯絕壑左控垂崖疊石爲磴十餘級乃得度山之勝蓋自此始循磴而東即得小澗石梁跨於其上皆蒼藤古木雖盛夏亭午無暑氣水清澈自高淙下其聲濺濺然度石梁循兩崖曲折而上得山門小屋三間不能容十許人然前

瞷澗水後臨石池風來兩間終日不絕門內跨池又爲石梁度而北躡石梯數級入菴菴纔老屋數間卑痺迫隘無足觀獨其西閣爲勝水自西谷循石罅奔射出閣下南與東谷水並注池中自池而出乃爲前所謂小澗者閣據其上流當水石峻激相摶處最爲可玩乃壁其後無所睹獨夜卧其上則枕席之下終夕潺潺久而益悲爲可愛耳出山門而東十許步得石臺其臨峭岸深昧險絶於林薄間東南望見瀑布自前巖穴瀵涌而出投空下數十尺其沫乃如散珠噴霧日光燭之璀璨奪目不可正視臺當山西南缺前揖廬山一峯獨秀出而數百里間峯巒高下亦皆歷歷在眼日薄西山餘光橫照紫翠重疊不可殫數旦起下視白雲滿川如海波起伏而遠近諸山出其中者皆若飛浮來往或涌或沒頃刻萬變臺東徑斷鄉人鑿石容磴以度而作神祠於東水旱禱焉畏險者或不敢度然山之可觀者至

矣則亦窮矣余與劉充父平父呂叔敬表弟徐周賓游之既皆賦詩以紀其勝余又敘次其詳如此而最其可觀者石磴小澗山門石臺西閣瀑布也因各別爲小詩以識其處呈同游諸君又以告夫欲往而未能者

雲谷記

雲谷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蘆山之巔處地最高而群峯上蟠中阜下踞內寬外密自爲一區雖當晴晝白雲坌入則咫尺不可辨眩忽變化則又廓然莫知其所如往乾道庚寅予始得之因作草堂其間牓曰晦菴谷中水西南流七里所至安將院東茂樹交陰澗中巨石相倚水行其間奔迫澎湃聲震山谷自外來者至此則已神觀蕭爽覺與人境隔異故牓之曰南澗以識遊者之所始循澗北上山益深樹益老澗多石底高下斗絕曲折回互水皆自高瀉下長者一二丈短亦不下數尺或詭匿側

出層累相承數級而下時有支澗自兩旁山谷横注其中亦皆
噴薄濺灑可觀行里餘俛入蒼蘚百餘步巨石臨水可距而息
澗西危石側立薜蘿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水出其下涼散
激射於澗中特爲幽麗下流曲折十數騰盛洑湧西抵横石如
齟齬者乃曳而長演迤徐去欲爲小亭臨之取陸士衡招隱詩
語命以鳴玉而未暇也自此北去歷懸水三四處高者至五六
丈聚散廣狹各有姿態皆可爲亭以賞其趣又北捨澗循山折
而東行脚底草樹膠葛不可知其淺深其下水聲如雷計應猶
有佳處而亦未暇尋也行數百步得石壁高廣皆百餘尺瀑布
當中而下遠望如垂練視澗中諸懸水爲最長徑當其委亂揭
而度回視所歷群山皆撫其頂獨西北望半山立石叢大名對
子巖者攙牙突兀如在天表然若瀑窮源北入雲谷則又已俯
而視矣地勢高下大略於此可見谷口距狹爲關已限内外兩

翼爲軒牕可坐可卧以息遊者外植叢篁内疏蓮沼梁木跨之植杉繞徑西循小山而上以達于中皐沼上田數畝其東欲作田舍數間名以雲耕徑緣中皐之足北入泉峽歷石池山楹藥圃井泉東瀶之西折旋南入竹中得草堂三間所謂晦菴也山楹前直兩峯峭豎傑立下瞰石池東趾層巒其旁可耕者數十畝瀶有道流居之自中皐以東可食之地無不闢也草堂前隙地數丈右臂繞前起爲小山植以椿桂蘭蕙俏蒨蔚南峯出其背孤圓貞秀莫與爲擬其左亦皆茂樹脩竹翠密環擁不見間隙俯仰其間不自知其身之高地之逈直可以旁日月而臨風雨也堂後結草爲廬稍上山頂北望俯見武夷諸峯欲作亭以望度風高不可久乃作石臺名以懷仙小山之東徑繞山腹穿竹樹南出而西下視山前村墟井落隱隱猶可指數然亦不容置屋復作臺名以揮手南循岡脊下得橫徑徑南即谷口小

山其上小平田昕即以祈年因命之曰雲社徑東屬杉徑西入西崦西崦有數十畝亦有道流結茅以耕其間曰西寮其西山之脊蟠繞東下與南峯西乖相揖若谷口小山介居其間如巨人乖手拱玩珠璧兩原之水合於其前出為内澗東寮北有桃蹊竹塢漆園度北嶺有茶坡東北行攀危石履側徑行東峯之顛下而後上乃至絕頂平處劣丈餘四隤皆巉削下數百丈使人眩視悸不自保然俯而四瞰商各數百里迎登有無遠近環合彩翠雲濤昏旦萬狀亦非世人耳目所嘗見也嘗名湘西嶽麓之頂曰赫曦臺張伯和父為大書其扁偉甚是而知彼為不足以當之將移刻以侈其勝絕頂北下有魏林櫛帶半巖木氣辛烈可已疝疾疑即方家所用阿魏者林下巖中滴水成坎大如栖桃不竭不溢里人謂之顯濟水旱禱焉又下為北澗有巨石二對立澗旁嶙峋蒼翠古木獮猨騰卉蒙絡其旁為山北奇處

里人名其左曰仁右曰義歲時奉祠如法聞自是東北去有瀑布出油幢峰下石崖㢘下水瀉空中數十丈勢尤奇壯東南别谷有石室三皆可居其一尤勝北兩房中通側戶旁近水泉可引以漱濯然皆未暇往觀自東嶂南出小嶺下數畝村民以遠㬎巖下瞰絶壑古木叢生樛枝橫出是爲中溪别徑下入村落其中路及始入南澗西崖小瀑之源各有石田數畝村民以遠且瘠棄不耕皆以貲獲之歲給守者以餘奉增葺勢若可以無求於外而足者蓋此山自西北橫出以其脊爲崇安建陽南北之竟環數百里之山未有高焉者也此谷自下而上得五之四其曠然者可望其奥然者可居昔有王君子思者棄官棲遁學練形辟穀之法數年而去今東寮即其居之遺址也然地高氣寒又多烈風飛雲所霑器用衣巾皆濕如沐非志完神王氣盛而骨強者不敢久居其四面而登皆緣崖壁援蘿葛崎嶇數

里非稚意林泉不憚勞苦者則亦不能至也自予家西南來循八十餘里以故它人絕不能來而予亦歲不過一再至獨友人蔡季通家山北二十餘里得數往來其間自始營葺迄今有成皆其力也然予常自念自今以往十年之外嫁娶亦當粗畢即斷家事滅景此山是時山之林薄當益深茂水石當益幽勝館宇當益完美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琴鼓缶以詠先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顧今誠有所未暇姑記其山水之勝如此并為之詩將使畫者圖之時覽觀焉以自慰也山極所向雙峯之下昔有方士呂翁居之死而不腐其地亦孤絕殊勝本屬山北民家今亦得之名曰休菴蓋凡耕且食於吾山者皆翁之徒也往往淳質清淨能勞筋骨以自給人或犯之不校也有少年棄妻子從之問其所授受笑不肯言然久益堅苦無怨悔之色嗚呼是其絕滅倫類雖不免得罪於先王之教然其視世之貪利

冒色湛溺而不厭者則既賢矣因附記之且以自警云

名堂室記

紫陽山在徽州其里嘗有隱君子居焉今其上有老子祠先君子故家婺源少而學於郡學因往遊而樂之既來閩中思之獨不置故嘗以紫陽書堂者刻其印章蓋其意未嘗一日而忘歸也既而卒不能歸將沒始命其孤熹來居潭溪之上今三十年矣貧病苟活既不能反其故鄉又不能大其閭閻以奉先祀然不敢忘先君子之志敬以印章所刻牓其所居之聽事庶幾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者後世猶有考焉先君子每曰病其卞急嘗道尉尤溪時嘗取古人佩韋之義牓其聽事東偏之室曰韋齋以燕處而讀書焉延平羅公先生仲素實記之而沙陽曹君令德又爲之銘官署中吏盜火無復遺跡近歲熹之友石君子重知縣事始復牓焉且刻記銘于石以示後來惟先

君子之志不可以不傳于家而熹之躁迫滋甚尤不可以忘先人之戒則又取而揭之於寢以自鞭策且示子孫盖聽事寢堂家之正處今皆以先君子之命命之嗚呼熹其敢不夙興夜寐陟降在茲無或不虔以忝先訓晦堂者燕居之所也熹生十有四年而先君子棄諸孤遺命來學於籍溪胡公先生草堂屏山二劉先生之門先生飲食教誨之皆無不至而屏山獨嘗字而祝之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後事延平李公先生先生所以教熹者盖不異乎三先生之說而其所謂晦者則猶屏山之志也熹惟不能踐修服行是以顛沛今乃以是名堂以示不敢忘諸先生之教且志吾晦而自今以始請得復從事於斯焉堂旁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盖熹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爲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

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愼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静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夫外慕哉因以敬義云者名吾二齋且歷叙所以名夫堂室之意以見熹之所以受命於父師與其區區講學之所逮聞者如此書之屋壁出入觀省以自詔云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記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者孔門高第弟子言偃子游之祀也按太史公記孔門諸子多東州之士獨公爲吳人而此縣有巷名子游有檜名文學相傳至今圖經又言公之故宅在縣西北而舊井存焉則今雖不復可見而公爲此縣之人蓋不誣矣然

自孔子之沒以至于今千有六百餘年郡縣之學通祀先聖公雖以列得從服食而其鄉邑乃未有能表其事而出之者慶元三年七月知縣事通直郎會稽孫應時乃始即其學宮講堂之東偏作爲此堂以奉祠事是歲中冬長日之至躬率邑之學士大夫及其子弟奠爵釋菜以安其靈而以書來曰願有記也熹惟三代之前帝王之興率在中土以故德行道藝之教其行於近者著而人之觀感服習以入焉者深若夫句吳之墟則在虞夏五服是爲要荒之外爰自太伯采藥荆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臨之然亦僅沒其身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於上國其俗蓋亦朴鄙而不文矣公生其間乃獨能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疏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

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然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矧今全吳通爲畿輔文物之盛絕異曩時孫君於此又能舉千載之闕遺稽古崇德以勵其學者則武城弦歌之意於是乎在故熹喜聞其事而樂爲之書至於孔門設科之法與公之言所謂本所謂道及其所以取人者則願諸生相與勉焉以進其實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如公者出而又有以一洒夫媮懦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之譏焉是則孫君之志而亦熹之願也公之追爵自唐開元始封吳侯我朝政和禮書已號丹陽

公而紹興御賛猶有唐封至淳熙間所肦位次又改稱吳公云

金壇縣丞廳壁記

劉潛夫

丞以貳其長自省府寺監皆然獨邑乎哉然丞邑者率以位偪爲嫌以涉筆占位爲常視其長之得失邑之治否皆君巳無與焉者豈非以唐韓文公爲崔斯立作記有取於吟哦自適而然歟余觀斯立之爲人蓋寄懷事外而虛言以爲欺者文公之記抑有譏焉不然則爲解嘲云爾而來者不察顧謂爲職之宜然其然歟未食焉而怠其事文公方述王承福之言以爲官守者戒而又述斯立之語以開之其然歟趙君全質之丞金壇異於是余居田間雖罕與有位者接然得之輿誦其受輸也平故民不殘其出納常平也謹故民有恃又其嚴於律已而義利之間甚辨和以接物而上下之交無閒言暇日以壁間刋前人名氏歲久無餘將礲石以繼俾余記其端之由余以君之事足爲來

者則故不辭而爲之書君名彥相今官承直郎盖魏王宮潁川郡王七世孫眞其不負丞者云

退齋記

劉夢吉

老氏其知道之體乎道之體本靜出物而不出於物制物而不爲物所制以一制萬變者也以理之相對勢之相尋數之相爲流易者而觀之凡事物之肖夫道之體者皆灑然而無所累變通而不可窮也彼老氏則實見夫此者吾亦有取于老氏之見夫此也雖然惟竊是以濟其術而自利則有以害夫吾之義也下將以上也後將以先也止將以富也儉將以廣也衰將以勝也慈將以勇也不足將以無損不敢將以來活也無私將以成其私也不大將以全其大也柔弱將以不爲物所勝也不自貴將以貴也無以生將以生也知窒必爲於是乎窒知弊必新於是乎弊知少必得於是乎少知樸素之可以文於是乎爲樸素

知谿谷之可以受於是乎為谿谷知激之勢必汙盈之勢必溢銳之勢必折於是乎為嬰兒為處子為昏悶聯叔曰忿曰武曰爭曰伐曰矜凡物得以病之者皆閹焉而不出知而示之愚辨而示之訥巧而示之拙雄而示之雌榮而示之辱雖出一言而不令盡其言事則未極而先止也故開物之所始成物之所終皆捭焉而不與而置巳於可以先可以後可以上可以下可以進退可以左右之地方始而逆其終未入而圖其出據會而要其歸闔縱而收其利而又使人不見其跡焉雖天地之相盪相生相使相形相倚相伏之不可測者亦莫不在其術中而況於人乎故欲親而不得親欲疎而不得疎欲貴而不得貴欲賤而不得賤欲利而不得利欲害而不得害其關鍵橐籥不可窺而知其機紐本根不可索而得其恍惚杳冥不可形象而搏執也嗚呼挾是術以往則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

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也中山滕君仲禮早以學行知名而為人則慷慨有才節者也以退名其所居之室既以寧失於有所不為戒在於無妄之徃自銘矣而人請予文以記之予固知仲禮之不為老氏之退者然亦豈直失于有所不為者也夫有所不為者蔽焉而不知舉變焉而不知通固滯焉而不知所以化而其終亦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要之則知不足而已矣而人亦得而責之而彼亦無所逃其責焉非如為老氏者之以術欺世而以術自免也予喜仲禮之退而又欲其慎其所以退也故極言二者之失

遊高氏園記

園依保城東北隅周垣東就城隱映靜深分布穠秀保舊多名園近皆廢毀今為郡人所觀賞者惟是予暇日游焉其樂園之

堂其最高敞者尚書張夢衍題爲翠錦或者指之謂予曰此貴家某氏之樓也今甫四五十年耳已撤而爲是矣嘻人其愚哉非不見之復爲是也奚益予聞之大以爲不然夫天地之理生生不息而已矣凡所有生雖天地亦不能使之久存也若天地之心見其不能使之久存也而遂不復生焉則生理從而息矣成毀也代謝也理勢相因而然也人非不知其然也而爲之不已者氣機使之焉耳若前人慮其不能久存也而遂不爲之後人創前人之不能久有也而亦不復爲之如是則天地之間化爲草莽灰燼之區也久矣君與我安得茲游之樂乎天地間凡人力之所爲皆氣機之所使既成而毀毀而復新亦生生不息之理耳安用歎邪予既曉或者復私記其說

菽隱記

戴帥初

越之爲州當東南水陸之衝輕舟迅飛勁騎疾奔可以朝荆吳

葉殊晉異時干名逐利者家金張而人陶頓不稱也而江湖之士有游觀之好者於山慕雲門禹穴於水詠鑑湖若耶又往往多壯荒墟僻塢人煙散朗之處而戢山附州城之東偏雖越人未嘗有知而游者問山之所以得名蓋昔者越王句踐嘗於此采戢焉既而王內史逸少居之既而爲戒珠寺則越人雖有游者而亦已忘其爲戢山久矣有儒者王庭吉家於其山之陽而名讀書之齋曰戢隱余聞而異之又他日過之戢山者去其家尚半里然郊原曠空旁無蔽遮自其家望之適如承塵負扆凡山中之雲煙卉木花鳥陰陽寒暑晝昏旦百物之變攬之如屏帷之飾几席之翫是誠可以逃喧囂遺榮辱而隱焉蓋庭吉於越中爲故家清門自其先文昌公以進士第一人起家子孫累葉輕軒裳而重名節薄田園而厚文墨故如庭吉之年華器幹皆非可以無用於世而方譙譙然慕爲山人處士宜乎數千年之

遺歡墜賞日千萬人過之而不顧者一日開門而能居有之也嗚呼樂哉雖然庭吉之樂必有以養之也夫隱之至者無名而載山之為庭吉隱必將或為庭吉而顯也余自丁丑歲三至越其始至也儒者吾見其矯然如楚兩龔之介而立也其再至也吾見其倏然如東方曼倩之通而峭也其三至也吾見其如柳士師之和而守也若是者蓋皆隱也庭吉其歸而益求之古之學道之士能不以外物而動搖其靈臺者顧其中常休休焉居處玩愒之具是養其耳目支體而已矣不可恃也庭吉曰嚮受教因書於其齋以為記

凝道山房記　　吳幼清

永平鄭侯鵬南嚴重清謹為時名流而不以所能自足也謂仕必資於學學必志於道別業在滕州築山房為游居之所取子思子之語而扁之曰凝道不遠二千里走書徵言於予夫世之

成室屋者往往有記記者紀其棟宇之規制營構之歲月而已稍能文辭者可命也而奚以余言爲俟之意寧不以予嘗講聞於儒先之緒論而欲俾言其所謂凝道者乎嗚呼道不易言也言之易者未必真有見也非真有見而言是妄言也而予何敢夫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雖然俟之意不可以不荅也詎容已於言哉請言其似道在天地間猶水之在大海道之中有人猶水之中有器浸漬此器者水也納受此水者器也水中之器或沉或浮而器中之水或入或出器與水未合一也水在器中凝而爲冰則器與冰不相離而水爲器所有矣人之於道猶是也有以凝之則道在我無以凝之則道自道我自我道豈我之有哉人之生也或智或愚或賢或不肖均具此性則均受此道不於賢智而豐不於愚不肖而嗇也愚不肖之不賢智若者何也能凝不能凝之異耳嗚呼予思子言道所以有貴於能

凝者歟凝之之方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德性者我得此道以爲性尊之如父母尊之如神明則存而不失養而不害矣然又有進修之功焉蓋德性之內無所不備而理之固然不可不知也事之當然不可不行也欲知所固然欲行所當然舍學問奚可德性一而學問之目八子思子言之詳矣不待予言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也新也厚也禮也皆德性之固然當然者盡之極之溫之知之問學以進吾所知也致之道之敦之崇之問學以修吾所行也尊德性一乎敬而道問學兼乎知與行一者立其本兼者互相發也問學之力到功深則德性之體全用博道之所以凝也夫雖然此非可以虛言亦在夫實爲之而已矣斯道也人人可得而有也況如侯之卓卓者哉其凝之也乎將驗侯之所爲侯名雲翼今爲江南行御史臺都事

酉陽宮記

文章之傳世雖聖賢之餘事然其盛衰絕續之際寔關繫乎天地之正氣周秦以前尚矣先漢賈馬二子以來八百餘年而後唐有韓子韓子以來二百餘年而後宋有歐陽子夫之生斯人也固不數也是以百世之下萬口一辭稱爲文章之宗工尊其文則尊其人尊其人則敬其親苟敬其親也則其敬無乎不在而況其墳墓所在乎此余所以不能自已於西陽宮之記也西陽宮者何歐陽子之親之墳墓所托也昔韓子三歲而孤先世墳墓在河陽時或往省歐陽子四歲而孤二親俱葬吉永豐之瀧崗終身不能一至蓋其考崇公官於綿而生子官於泰而遽終妣越國太夫人鄭氏以其子依叔父隨州推官越一年崇公歸葬于吉葬後還隨歐陽子年二十預隨州貢年二十四登進士科歷仕多在江北及留中朝年四十六而太夫人終次年歸祔崇公之兆葬後還潁崇公之葬距越國之葬四十年越國之葬

距文忠之薨又二十年六十年間欲如韓子之三省墳墓而不可得其墳墓之託孝有西陽宮焉宮在永豐沙溪鎮之南舊名西陽觀莫詳何代肇創宋至和乙未道士彭世昌起廢掘地得鍾識云貞觀二年乙丑西陽觀鍾崇公諱觀聲異而字同乃請于朝攺觀爲宮宮之後有祠堂合祀崇公文子阡表世次二碑竪于一亭中間祠堂弊里人陳氏新之淳熙丙午誠齋楊先生爲之記其後堂復弊陳氏子孫重葺咸淳丙寅巽齋歐陽先生爲之記莆陽方侯崧卿守吉出錢十萬命邑尉陳元勳脩築瀧岡阡之門與墻紹熙辛亥艮齋謝先生記其事尤爲該備獨西陽無片文可稽祠堂初記丙午至今一百四十四年矣祠堂續記丙寅至今亦且六十四年矣而宮之道士鞠文質始遣其徒蕭氏瞻來請記建宮本末氏瞻之言曰宮面山枕溪拱抱明秀金華桃源翼其左龍圖鳳閣峙其右地之廣袤六畝而縮禮神

及衆室屋具完宋南渡後道士賜紫者四劉師禹陳宗益彭宗彥曾若拙也田之歲入米以斗計三百而羸則宮之可猶以永久宜也而余切有慨焉嘗聞諸禮士之去國止之者曰奈何去墳墓也子路去魯顏子俾之哭墓而後行然則古人未嘗不以不得守其墳墓爲戚也而唐宋二大文人栖栖無所依歸末年就京就潁而家悉不得歸近墳墓豈其心之所樂哉今瀧岡之阡歲時展省如其子孫者西陽道士據禮之常揆義之正雖若可慊倘非歐陽子之文上配韓子如麗天之星光于下土與天無極人之尊仰推之以愛敬其親者亦將與天而無極則亦何以能使其親之得此於人哉夫能使其親之得此於人也其不謂之孝子哉夫得謂之孝子也而但謂歐陽子爲文人可乎哉噫此余所以不能自已於西陽宮之記也

默齋記　　趙子昂

華陰楊君士桓名所居室曰默齋而屬余爲記余嘗試爲之說曰言者心之所發也人心之動必形於言故凡有動於中者雖不欲言言而欲一類不可得也故喜則言便怒則言躁悲則言慘憂則言蹇忿則言煩戚則言甘氣直者剛以達謀深者險而詭德厚者簡而中資美者清而高峻者必暴而支者必疑此類之所可推而君子亦以是觀人焉傳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一言可以爲榮一言可以爲辱言固不可不愼也而亦不能無言也今子以默自名豈遂欲無言乎夫陰者陽之基也靜者動之代也陰不極則陽不生靜不極不能以致動今夫雷霆之震驚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衆蠉動喘息有知無知者殊皆鼓舞動盪氣達而甲拆其功若是然而至於秋冬之交則嘿然皆無有者一或發聲則妖異隨之矣向使雷霆日日而鳴則吾見萬物英華將不斂英華之不斂則生意幾息又何

望於遂其性哉君子之道或默或語陰陽之義也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老子曰大辨若訥是故人患不能默耳不患不能言也苟能默矣於言乎何有乎居恂恂如不能言及夫臨大事決大議一言而人無異辭此古所謂能默者也而非無言之謂也士桓其勉之哉

古愚齋記

胡古愚

世之目無能者曰愚嗟乎愚果若是哉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甯武子其愚不可及楊子又以乖錯為愚夫如是愚與易得哉傳曰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嗟乎孰知後世固不以直為愚而類以詐為智若漢之汲長孺以直諫不容於時武帝惡其戇非所謂古之愚者耶公孫丞相之曲學阿世務飾詐以釣名非所謂今之愚者耶柳宗元文學為唐名儒而黨於叔文身落南荒悲鳴山水間自以為愚柳為古之愚乎抑為今之愚乎余性質

直漫不趨俗好凡世所謂愚者莫予若也然好讀古聖賢書因揭所居之齋曰古愚而翰林待制周公景遠爲余書焉余欲學顏子之愚則亞聖工夫非造次可到欲學武子之愚則今非可愚之時也若栁子之愚固有所激而不可學者若晁錯之愚又不善用以及於禍則余豈願學哉乃所願庶幾古之愚黯之戇耳覩其正色立朝守節不撓耿然如夏日秋霜不可狎玩千載而下使人興起愚戇者固如是乎余生三十有三年惟尚友於古人不求合於今世流俗往往笑其愚而侮之者有焉雖然余豈以是易其心哉益求問學以充此愚益抱耿介以守此愚務乎內不務乎外取其實不取其名雖未敢自謂如古之愚然亦庶乎非今之愚也恐來者不知所以名齋之意遂書其說於壁

此君軒記　　程鉅夫

古之爵五等而有土有民者曰君非有土有民而蒙是號必其

德有可尚者也人而能是亦希矣竹物也而何以得此稱於子猷哉竹之德固可尚心虛而神清貫四時而不改也晉人尚雅趣傾以不事事爲清虛吁比德於竹者如斯而已乎吾至宦借宅於人而植竹於西軒之外復借子猷所以號竹者名吾軒吁吾軒借於人也軒之名借於人也皆非吾所自有也獨所以如竹者非可借於人而意子猷或未之知然則子猷之君此君亦借耳借歟非歟是未可知也吾將問之此君

克復堂記

虞伯生

克己復禮之說在聖門惟顏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者蓋有不及盡聞者矣後學小子迺得誦其言於方冊之中聞其說於千載之下豈非幸歟蓋嘗反而求之沉其於物欲之塗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力焉者僅足以爲原憲之所難而已其拔本塞源脫然不遠而能復者也甚鮮也然則苟有志於聖賢者

舍此矣適矣然而難言也昔者程伯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自以爲此好絕於胸中矣而周子曰是何言之易也後十餘年程子見獵者於道莞不覺有喜意夫然後知周子識察之精也嗚呼自顏子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爲學也必不爲原氏之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深潛密伏於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於造次之間噫亦微矣鄉非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於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察之密亦何足以自覺其動於十數年之後是固不可與迂生曲學者論也而衆人遽欲以鹵莽苟且之功而幾近似其萬一可乎不可乎此則予之所甚懼而日孳孳不忘者也國子伴讀掌儀康生敏以克復名其堂而來求文以爲記予既嘉其慕尚之高遠而又懼其易之也故著其說使寘諸座間因得以觀覽而省其行遠升高之一助也

誠存堂記

昔者君子之言居也宅曰安宅居曰廣居泰哉其所以自處者乎何其安重尊高之若是也竊意君子之所以爲安重尊高者固無待於外而上棟下宇葢得以休其體而致其養夫豈苟然也哉集賢待制鄱陽周君之爲堂也築必固材必美攻斲必純澤構締必堅緻曲執必周正戶牖必疏達温清必宜適待其後之人必久而無斁凡作室之道備矣及其成也曾不以是自佚方挚挚然以誠存題之此其意豈淺淺者頋使集爲之記集何足以知之嘗試即堂而言之仰升俯降卑高之位定矣處深鄉明內外之辨嚴矣左揖右讓少長之叙列矣以祀以養以宴以食父兄宗族之親在是矣鄉黨僚友之情可得而洽矣靜以養動以思朝以興夕以寧皦皦乎燭之而弗迷也粲粲乎列之而有文也循乎其行之無忤步也確乎其歸之無異本也繹繹乎

其繼也渾渾乎其無窾郤之有待於彌縫也若是者庶乎其名義之近之也乎而集又何足以言之大江之南郡爲大郡物殷而家給土木之盛甲乙爲比而又以文雅相尚抑豈無以美名表其居者乎誇者已張警者以末未有反身切求若是其實而大者也集又安敢不爲之記也惜乎集之不足以知之不知以言之也謹記之曰周氏誠存之堂作以某歲成以某歲名之者集言大學士姚公端甫題之者集賢侍講學士趙公子昂也

建都水分監記　揭曼碩

會通河成之四年始建都水分監于東阿之景德鎮掌凡河渠壩閘之政令以通朝貢漕天下實京師地高平則水疾泄故爲堨以蓄之水積則立機引繩以輓其舟之下上謂之壩地下迤則水疾涸故爲防以節之水溢則縱起懸版以通其舟之往來謂之閘皆置吏以司其飛輓啓閉之節而聽其獄訟焉雨潦將

降則命積土壤具畚鍤以備奔軼衝射水將涸則發徒以導刷滯礫崩潰時而巡行周視以察其用命不用命而賞罰之故監之責重以煩延祐六年秋九月河南張侯仲仁以歷佐省部掾林太醫三院皆能其官且周知渠事選任都水丞冬十有一月分司東阿詔凡河渠之政毋襲故狃私毋但勢恒威惟宜適從致有撓法亂政雖天子使五品以上以名聞其下隨以輕重論刑毋有所貸侯北自末濟渠南至河東極汶泗之源滯疏決防凡千九百餘所咸底于理退即所署治文書庫宂險陋吏側立無所爰告于衆曰余承命來此惟恪恭是圖顧以亟丈之室制千里之政役徒百工何所受職下官群吏何所聽令卿遂之老州邑之長何所禀政荆揚兗豫數千里供億之吏何所視禁山戎島夷遐徼絕域朝貢之使何所爲禮朝庭重使何所止舍乃會財于庫協謀于吏攻石伐材爲堂于故署之西偏隅隩廓

深周阿崇等藻繢之麗文不勝質几府之美物不踰軌左庖右庫整密峻完前列吏舍于兩廂次樹洛魏曹濮三役之肆于重門之内後置使客之館皆環拱内向有翼有嚴外臨方池長堤隱虹又折而西逆于大逵高柳布陰周垣繚城遐邇縱觀仰愕俯歎其言曰惟侯明慎周敏惟公罔私故役大而民弗知功成而監益尊監益尊而政益行斯河渠之利永世攸賴爰稽在昔自丞相忠武王建議于江東初平之日少監馬之貞奏功于海内一家之時自時厥後分治于兹者鮮不著勤焯勞載于簡書而公署之役乃以待侯侯非樂侈其居榮其名以夸其民所以正官守肅上下崇本而立政也誠宜爲而不敢後惟國家一日不可去河渠之利河渠之政一日不可授非其人若侯者其人矣是役也肯事于侯至之明年某月日卒事于至治元年某月日合内外之屋餘八十楹是歲九月記

圭塘記　　歐陽原功

圭塘者中丞許公別墅之所營也塘之上有亭有堂有臺而總曰圭塘者斯塘之景可以都別墅之勝也曰圭塘何塘之形本豐而末擴象圭之終葵者因命之曰圭也塘舊爲甯氏業在鄴城西距許公有壬居可二里許公閒居出舊所賜金買之塘可五畝強餘地通二十畝而廣取道將至別墅夾道植柳名曰巷巷盡折而至門門扁曰圭塘入有疊石假山假山之後有菊壇古有盟誓者爲壇藝菊而壇盟晚節也壇之北有堂三間東西舍各一中堂扁曰景延慕延延篤之賢也延傳在范史人品與徐孺子郭林宗銛亞而能研窮諸經雅奧又伹過之景本訓大近世好稱推慕循他經傳曰善曰多曰嘉三字皆靜脩齋者作動字用蓋善即獎多即善嘉即歎詠也堂之前稍東有安石榴一株因之爲安石院其西南隅爲臺其顛留石爲楯名之曰冷然

漢人言神君至則泠然以風登者憑高而望近則趙魏平陸千里遠則西北太行諸山令人泠然有御風往還之意也然後狥壇之東別闢一逕稍北別爲衡門入門循逕而西至圭塘水深可舟滿塘皆蓮作亭于中絕流爲甬道達亭上亭成有蓮一蔕兩花生之因名曰嘉蓮塘四圍樹以梅竹松菊桃李爲三逕而重行四時香色相禪人行蔽虧間波無樹陰人影閒錯如游罨畫溪也亭之西爲雙洲洲對峙中有通道自亭至洲爲納橋晝納而夜撤也舟穩若畫舫或篙或楫往來塘間惟意所適公昆弟翁季賓客留連觴詠竟日忘歸城中之人見公出必之圭塘往往載酒攜樂而從酒酣賦詩度曲頃刻成什已而倡和盈卷傳之四方於是唐王氏輞川宋洪氏盤洲不是過也歲庚寅冬附昔江右賈客劉敬忠不遠數千里至清瀏山中屬余記之書至日適有召命迫促就道諾之而未暇作也壬辰秋叔子可行

水京師奉圖及書徵賛而余已被吉賜歸矣將行乃記之昔魏君立沼上顧鴻鴈麋鹿謂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孟子斯言雖以發其陳善之端而理實然也賢者心不役物故觸目之勝能會以心不賢者遑知所謂領悟哉抑君子有九能謂之德音然後可爲大夫建邦能命龜作器能銘升高能賦皆是也公於是役也位置之巧營繕之工使司上築於有邦神必恊之孫矣觀其華扁疊見佳篇立成作器而銘升高而賦孰能加焉世之豪有力者傚公爲園池犯禁也公之賢之能不易致乎余之記斯塘獨羡公有大夫之能以濟賢者之樂雖盛於一時而事有傳之百世者雖然賢能之於斯世不克盡力乎竹帛而致美乎林塘愚不識司造之生賢能使之用而使之止是歟故願陳君子出處之大義以告圭塘之主人云

沈氏義莊記

黃晉卿

湖之歸安東七十里是爲花城爲其鄉之望者曰沈君家故業儒君之父處士公遺外聲利不有仕祿而樂出私財以振人之急謂親親仁民宜有本末次第首圖創義莊以教養其族人未及就緒而沒君以爲前人之志不可不續爰以至順辛未捐田五畝建義塾搆殿宇妥先聖先師像其中以春秋備釋奠之儀闢講舍齋廬延宿儒之師而聚族之子弟俾隨才以受業鄉人來學者弗拒也尋復以至正乙酉捐田五百畝即義塾之南立義莊屋以間計者若干歲取其田之所入以實之擇族中之長且賢者同主其出納貧無以給昏喪諸費者量厚薄之宜制隆殺之等而周給焉大抵本於昔人之成規而微有所損益懼來者弗克嗣其事則以聞于外宰相執政及部使者咸使如所請沈君既求里之寓公記其義塾而義莊未之有記乃序次其事

以倡率於余古之有國家者必度田授民以厚其生立宗收族以教之親愛自其法不行於世而民之失其養者日多風俗亦日衰薄然而萬古一心萬心一理田制壞而此心不與之俱壞宗道廢而此心不與之俱廢仁人君子苟充其一念之良心推吾有餘資彼不足使得遂其生而發其油然親愛之心豈非禮之以義起者哉是則生乎千載之下猶爲三代之民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有能慕沈君之爲而興起焉將見各人親其親而周宇之内無一夫不獲其所矣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善繼善述者所宜盡心也戚戚兄弟莫遠具邇祿爾之良心誰獨無之予弗辭而爲之記者匪徒以嘉沈君之後人纂承而弗墜亦以爲富而好禮者之勸也

耕讀堂記　鄭子美

鮑生㴑築室於所居之前爲委積之所暇則弦歌其中名以耕

讀請記於予予未有以記也客有疑鮑生者問於予曰耕田農夫野人之事讀書士君子之所以爲學也鮑君欲比而同之不亦難乎予曰噫子之言謬矣夫古之時一夫受田百畝無不耕之士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無不學之人秦廢井田開阡陌焚詩書坑學士先王之道滅矣漢興雖致隆平之治卒不能以復淳古之風而士農分矣於是從事於學者則不知稼穡之艱難從事於農者則不知禮義之所從出後世有能晝耕夜讀以盡人道之常者人至以爲異而稱之其去古道益遠矣鮑生從予遊粗知好古人之道故能耕田以養其親讀書以脩其身使比屋之人皆如鮑生皆盡耕田之力皆有讀書之功則人情自厚風俗自淳雖復三代之制不難矣子何疑焉鮑生進曰先生斯言非記乎請書而刻之屋壁

秋亭記　　陳桼仲

余識社君企顏於其從弟徵明氏之所企顏卅茂喜讀書未嘗有紛華之悅一日出李昭文所書秋亭二字謂余曰故燕城南邊多隙壞吾宅在焉秋亭則吾圃中之小亭清泉流其北廢壘峙其南若山然吾仕而歸則服勤於樹藝之事臨流濯足而休于斯亭則與客論遺經以究理義之奧或對酒雅歌吹簫以爲夷猶之悰亭無時不宜而獨以秋言者則以爲京師之名園美地佳花勝卉皆有力者之所能致而花卉盛時車馬月集則又皆富者之專賞也吾不得與焉然而秋風搖落之餘園空池冷游者亦無寓其目矣顧吾亭前之松檜則鬱乎其青亭後之竹則猗乎其綠冊楓緗菊之錯出於其左右是吾亭於秋爲獨宜蓋貧賤之所遭恒不足於愃妍之姿而富貴之所樂者曾不足以禦夫霜日之變故吾雖不得於彼寧甘處吾之所能有者焉豳風之詩不以正月首章而數以七月言者所以虞卒歲而謹

始於此也世之人當春夏之時亦有凉秋之思者乎企顏所居金源氏之遺址蓋昔日繁華之地也庸詎知後人之因寂寞而爲亭以行其秋乎企顏之所以秋名其亭所思者遠矣企顏名師孟今爲方城主簿云

雪所記

中書左司都事李君仲賢治琴書之室于所居之南因以娱賓客也室無斵雕藻繪之觀以素楮承壁而旁施于四壁户牖入是室者晃然如在雪中乃題室曰雪所至元再元之五年十有一月五日雪止余適至其所客有問於予曰冬者民隩之時也仲賢顧欲所乎雪何哉予應之曰子不見夫綏綏而下璀璀而集者乎山川原野城郭邑屋以至荒絶無人之境未嘗有所不被擁焉而墙諸焉而穢黝焉而莫名其類者皆轉而爲瓊瑶之田玗琪之圃是能以皎皎潔潔而變乎世之汙濁若雪何負於

人哉且玄陰塞乎九壄微陽錮乎厚坤層氷嵯峨凍木僵立於斯時也山澤之氣盎然上行布爲大雲散爲雪霙乘回風於曲戸映明月於廣樹有以見陰陽之和致五穀之精著見於閉藏之日所謂豐年之兆太平之象也雪何負於人哉仲賢以明粹之姿清白之操踐嚴華要及物之志行矣今處學相之地前履正路以皎皎潔潔而變乎世之汙濁者不在仲賢乎佐天子贊大臣爕理陰陽以登豐年之慶太平者又不在仲賢乎然則雪何所不止在茲室矣余惟恐是所之不大也而客以爲疑仲賢聞而笑曰子之言過高非吾之所知也雖然不敢不勉也幸爲我記因書與客言者識諸壁

寶經堂記　程以文

世以珠玉爲寶以丹砂空青金膏水碧爲物外之奇寶未嘗以經爲寶也聖人之大寶曰位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上人

寶龜武夫寶刀劍士有文房之寶楚國之於善晉公子之於仁親鄭子產之於不貪皆以所貴重者寶之亦未聞寶經者也故贈太常院判楊公之家獨以寶經名其堂楊公之言曰經者聖人傳道之書以爲教於天下儒者相與世守之天下之貴重莫尚焉則亦儒者之寶也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四者經之大者也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四時之運行萬物之化生二帝之所讓三王之所因五伯之所爭與之爲仁義道德顯之爲禮樂刑政莫不於是焉徵之信乎百王之大法萬世之權衡也哉是故易之教行則陰陽理而天道昭矣書之教行則政事舉而世道隆矣詩之教行則性情正而人道得矣春秋之教行則名分立而王道著矣有天下國家者得之則興失之則傾豈非至貴重而可寶者歟舉天下將無以尚之又惡得而不寶之也世之人惟知珠玉丹砂空青金膏水碧之

爲寶也故寶之不知聖人之經故不知寶也聖人之經有甚於珠玉丹砂空青金膏水碧之寶苟知寶聖人之經則世之寶不足寶矣世之寶不足寶而後聖人之經始寶於天下吾自先世以來寶之至於今日又將傳諸子孫是以有此堂也盜賊過之而不顧勢利臨之而不奪厚其藏而人不以爲貪用之終身而無斁其爲寶也不既大矣乎公由宣文閣博士遷國子司業請書而揭諸堂上以示德訓文竊以爲今之世迺有楊公者何其好惡與人殊也人之所重我之所輕人之所輕我之所重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璧爲輕赤子重也諸將爭走秦府庫蕭何獨收圖籍圖籍爲重府庫輕也明輕重之等識去取之義非知道者其誰能之楊公其亦高世之士哉宜乎卓然名家爲時儒宗振光揚聲享有祿爵也昔韋元成父子俱以明經致位丞相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籝不如教子一經寶經之意其兆

於此矣文又以期楊氏之遠也是堂也儲書萬卷諸子百氏無不有曰寶經尊經也大常學者稱之靜適先生

樂道齋記

洪武胡仲申

斯君文壽來自行御史臺留鄣邸搢紳與之游者誦君之美而告於余曰斯君國學生也以才能推擇爲時用其志未嘗不在詩書俎豆間故有齋曰樂道願先生一言以相其志余聞之駭且愧鄙人於道未敢啓也斯君之所樂者鄙人何足以知之將以言其麤也則鄙人之屐迹未嘗及君之門目未嘗擊其輪奐之美二者何君雖然昔者嘗私淑之矣天下之可以快耳目娛心志者其爲物至夥而君子弗好之弗好之則弗樂之君子之所樂者雖重珪累組不足以爲貴萬鍾千駟不足以爲富君子所樂者舉天下之物不足以踰之先乎天地而不見其始後乎天地而不見其終行乎日用而無乎不在是故三皇得之以立

人極五帝得之以顯人文禹得之以紹舜湯得之以革夏文武得之以造周伊尹得之於野成湯舉之顏淵得之於陋巷孔子稱之孔子得之而人莫知之故孔子得之最深而不知老之將至孔子之徒既歿由是而得者鮮矣更千五百年而周茂叔令其門弟子求之其弟子程伯淳求之其後朱仲晦繼之然皆引而不發由是而知者鮮矣吾嘗求之天地天地高厚而無窮於是而求之日月日月循環而無端於是而求之四時四時變化而不測於是而求之萬物萬物生生而無息於是而求之吾身吾身至近若或得之耳目視聽熒于聲色口悅芻豢體好安逸於是克而治之心通乎神性命乎天至微至賾無物不該於是存而養之克治存養日求不足於是而勉强以繼之勉强猶人也非天也故求三十年矣志勤力勩而未之慊也今君乃得以名其齋其益若飲醇酹乎酒若聆廣樂乎若登春臺而熙熙乎

若游康衢而睥睨以爲徒乎是未可知也吾又烏足擬諸形容哉爲我謝斯君國家軍旅之事方興而君車馬有行色余不敢請問也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古之義也君幸職思其居以報國家天下安而後臣子得遂其私他日退而燕處是齋由余言以求余之所不言其尚何如哉其尚何以哉

宋九賢遺像記

宋景濂

濂溪周子顏玉潔額以下漸廣至顴而微收然順下豐頤脩目末微聳須疏朗微長頰上稍有髯三山帽後有帶紫衣褒袖緣以皂白内服緣如之白裳無緣烏赤袖而立清明高遠不可測其端倪明道程子色微蒼其瑩貌長微有顴眉目清峻氣象粹夷髯四垂過領袍土黃色無緣内服領以白皂縚帽簷高白履和氣充浹望之崇深伊川程子貌劭而實顴微收色白黃而濇目有稜角髯白而稍短在頰者乃短而翩翩若飛動帽袍與履咸

如明道儼而立剛方非重凜然不可犯康節邵子色微紫頎頰
身頎然有顴特然其下癯骨爽而神清須長過領内服皂領有
翼圍之袍緇屨如伊川聳肩低袖手立而睨視坦而非和而能
恭横渠張子面目以下微滿而後收色黄須少短微濃衣帽類
康節屨亦如之高拱正立氣質剛毅德盛而貌嚴温國公司馬
子色黄貌癯目竣準直須疎而微長半白在耳下者亦半齊耳
綸幘微向面幅巾深衣大帶加組方履黒質白絇繶純綦前微
下而張拱揖露袪外有至誠一德不以富貴動其心之意晦庵
朱子貌長而豐色紅潤髮白者半目小而秀末脩類白尾理之
若英特而温煦之氣可掬須少而疎亦強半白鼻與兩顴微皺
皺微紅右列黒子七如北斗狀五大二小六在眉目旁一在顴
別一在唇下須側耳微聳毫生鬢前冠緇布冠巾以紗上衣皆
白以皂緣之裳則否束緇帶蹣方履履如温公拱手立舒而能

恭南軒張子姿貌頎偉眉目森秀白而潤豐下少須神采燁然椰冠紗巾道服青皂緣繫以縚履自坦蕩明白使人望而敬之東萊呂子形貌豐偉顏色溫粹眉厚而秀髭淺而清衣道服皂緣冠幅巾躡皂履望之似嚴毅就之如入春風中金華宋濂曰天生九賢蓋將以明斯道也今九原不可作矣溯寤寐思之而無以寄其遐情輒因世傳家廟像影參以諸家所載作九賢遺像記時而觀之則夫道德冲和之容儼然於心目之間至欲執鞭從之有不可得於戲九賢亦夫人也

慈孝庵記

古者萬民之葬地同於一處故設墓大夫正其昭穆之位掌其爵等小大之數分其地使各有區域而得以族葬之自世道既降而相墓巫之說興謂枯骴足以覆燾乎後昆謂禍福賤貴盡繫乎岡巒之離合丘陵之俯嚮一以此鉗劫愚俗而專竊墓大

決之政柄世之欲葬其親者輒斂容屏氣伺候巫之顏色巫曰此可葬雖踰都越邑匍匐而從事巫曰不可葬雖近在居室之傍百利所集者亦割忍而為去之致使父子兄弟本一氣也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吾不知其何說也安得卓識者出相與攻其謬妄也哉余方為斯歎而同里張君榮忽以書來曰吾父母既沒葬於縣東北一里黃塢之原既而吾兄又捐館舍吾則以謂吾兄父母之子也其生未嘗頃刻離膝下死後而使離之死者無知則已脫或有知焉吾恐其心當愀然不寧也迺於父母之側攻位而藏之吾父母藏於是吾兄復藏於是吾夫婦若未死他日或溘先朝露去將焉之又於兄之側十步預作二壙以俟而別建庵廬號曰慈孝俾學佛者守之吾知為子之禮如是而已巫之言雖巧如簧吾固掩耳而弗顧有關也嗚呼余嘗歎人之所見不能盡同故雖有蘊於中而不敢拗言於人竊不

自意殷君之見已能與余同推而至於四海之廣九州之衆其見之同者又惡知無其人耶使同者至於十百焉或千萬焉則巫之舌不能勝而古者族葬之說可以漸復矣頃中原士大夫家多以昭穆序葬唯其行汚於先人者始異其兆域其衣冠之蟬聯在在有之人之富貴利達其不繫於地也昭昭矣柰之何怵於滛瞽末伎而眩惑於是非也嗚呼若張君者其可謂卓識之士非耶庸因請記庵之成緒而攄其所見如此知言之士必有取焉庵之經始以己酉正月落成以五月張君名榮字叔茂金華進塘人

知學齋記

王子充

人不可以不學而非所當學不可以為學知所當學而學焉斯可以言學矣所當學者何聖人之道是也聖賢遠矣而其典籍具在其言可考其道可求勉焉以至也知其學而學焉雖未至

於聖賢之徒也夫人莫不有是性也有是性則有是
才盡其性而充其才者聖賢之所以爲學也性者萬物之一原
非有我之得私也盡性則理之在我者無不明而視天下無一
物之非我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
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夫謂之盡人盡物之性
則天下含智之人肖翹之物舉必待我以遂其生樂其所矣所
以然者由我之盡性而又由我之才有以應之也是故家國天
下之事衆多不易爲也而所以品節彌綸之者非才則莫有以
應之周子曰才與誠合則周天下之治也誠盡諸已而及乎人
物者性之所以盡也盡乎人物而本諸一已者才之所以充也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而氣亦天也盡其性充其才則有以合乎
天矣合乎天而無間焉則與天爲一矣而其至於是也亦本於
誠而已矣是故盡性至命未有不本於孝弟也窮神知化未有

不由適於禮樂也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屋漏之無愧妙極乎危微執中之奧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自小學以底大成本末雖殊而無二致自一己以對天下體用雖別而皆一理所推者廣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行者若近而易知而所任者不可不謂遠且重也此聖賢之學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為臣孔子顏曾思孟之所以為教者其不以此也歟嗚呼三代以還聖賢之學於是不明不行也久矣當戰國時蘇張以縱橫之學行管商以功利之學顯申韓以刑名之學見楊墨以異端之學名及漢有黃老清淨之學有專門訓詁之學有災異之學有讖緯之學至晉有清虛之學至梁有佛氏之學至于隋唐又有習為辭章之學百家之所立各衒其私說一代之所尚皆徇為特好道術為天下裂至于宋蓋

千數百年其間如荀卿楊雄董仲舒賈誼王通韓愈氏歐陽脩氏庶幾明聖賢之學矣而其道不大顯諸葛亮陸贄范仲淹司馬光蓋欲行其學矣而亦未能以有爲也惟舂陵周子者出始有以上續千載不傳之緒河南兩程子承之而後二帝三王以來傳心之妙經世之規煥然復明於世關西張子因之崇執禮之教考三代以示方來推一鄉以達天下皆可謂卓哉聖賢之學者矣迨考亭朱子又集其大成以折衷之廣漢張子東萊呂子皆同心僇力以閑先聖之道而當其時江西有易簡之學永嘉有經制之學永康有事功之學雖其爲說不能有同而要皆不詭於道者豈不皆可謂聖賢之學矣乎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此聖賢之學所以爲盛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物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立一代之所尚其學所以不足貴也人莫不有耳目

肺腸也而莫不誘於高遠蔽於淺陋天之與我可以爲聖賢者不能以自信也有能知性之具於己者不可不盡才之盡乎人者不可不充篤信實踐而本之以誠焉雖未至於聖賢豈不可謂聖賢之學者歟吾友天台徐君大章非其學不學而慨然有志於聖賢之道者也故名其所居之室曰知學嗟乎君子之於學豈徒知之而已乎知之則必能好之好之則必將至之以不止勉焉以求其至可也吾故推本聖賢之學與大章商略之大章亦尚有以教我而同底于成哉

游白鹿洞記

余到郡已數月欲至白鹿洞甚渴左右謂余言往時荊棘塞路不可往頃因伐大木往者衆路乃始通然路上虎縱橫苟欲往非多擁騶從不可行是欲行輒復止會行省薦檄郡府取大木余因挾星子令及都昌主簿彭能領丁夫與同往去郡北十五

里至羅漢寺路分兩峽由東入棲賢谷西則至白鹿洞也北至兩山勢回合當其合處澗水出焉過澗逾小嶺嶺有鈌若闕門然入關路循澗北並入轉澗南北良田也約三二里乃至書院遺址正當五老峯下書院燬已十五年樹生瓦礫間大且數圍前有石橋曰桃流過桃流則從列女廟登北岡岡上有大杉木六七百年物也有司今盡伐爲御殿物矣於是書院所存者獨此二橋從卒指殿堂齋廬及風泉雲壑樓故處以告甚歷歷慨想昔日規制不可見惟聞山鳥相呼鳴山谷遠餘韻悠揚恍類弦歌聲或云從此右折東南逾重岡行二三里乃至所謂白鹿洞却從洞後復右折陟嶺乃可到尋真觀望水簾也不果往徘徊久之而還按白鹿洞唐李渤讀書處也南唐昇元中始即其地爲學給田以養其徒所謂廬山國學也宋初天下未有學惟有四書院睢陽石鼓岳麓及白鹿洞也太平興國二年嘗賜白

鹿洞九經當時學者數百人至崇寧末乃盡廢及淳熙七年考亭朱文公爲郡始斥其舊而大之又定爲學規示學者來學者益衆而自鹿洞之盛出他書院右自後守其成規二百年如一日也而聚廢今乃如此余亦無如之何也余嘗怪世之爲佛老氏之學者其宮室一廢壞輒脩舉之不旋踵豈佛老氏之學能盛於儒者哉盖爲其徒者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能必其成故也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常罷散不自振不能以有爲而聖人之道顧因委棄鬱塞而不得行嗚呼此其弊也非一日之積矣予於是盖重歎之也

南康六老堂記

彭蠡之上有山巍然而起凝然而止者曰廬山禹貢所謂敷淺原也後世匡俗結廬居之故名廬阜或云古有匡先生隱其上故後名匡廬而世又稱之爲廬山也盖自昆侖分支南爲衡嶽

以作鎮荊楚䖍又分支者二東南爲五嶺而東北廬山山之延
袤非甚廣也凝峙非極高也而扶輿旁薄之氣來之悠遠聚之
頓特鍾英精粹結體巉峭故望重於世而昔人以衡廬並稱之
然其陰土燥石枯岡阜並出以扼大江東來之勢是爲九江其
陽則千巖萬壑土木秀潤是爲南康當山之西來也其勢方崇
而遽止爲峯者五嶄然雄絕爲五老峯五峯之麓散爲群岡蜿
蜒南行二十里前臨彭蠡乃止其中一岡所止獨稍後南康郡
治星子縣治而望之其左旁諸岡遡流前揖而右抱狀若城郭
垣堵列其後如屏障然相傳郡故濱湖爲治其徙置今所實始
於考亭先生朱夫子先生以淳熙六年來爲守八年去官二年
之間政效大著其遺愛之在人餘蹟之在物距今二百年故不
泯也先生之去後人尊賢尚德之意無所表見乃作堂聽事之
東名之曰六老蓋以先生配五老而爲六也嗚呼自天地開闢

即有兹峯而南康由路爲府前後爲守者不知幾何人而後人獨以先生與諸峯並稱是區區者誰實使之故嘗聞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至於孔子乃集其大成孔子一再爲曾子子思孟子而遂絶周子二程子復續其傳而道以南至於朱子又集其大成朱子之道所謂窮天地亘古今而永長存者以之配兹峯而爲稱固出於人心之實見非偶然也夫何十年以來兵火荐臻郡治廢毁久不加理葺來同知府事乃請于行中書省得民屋之没官者五楹間建之於聽事之後因仍六老之名名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固亦承學區區之志也是役也前知府呂侯明今知府孟侯欽及通判羅君順理經歷徐君泰知事姬君權皆協力贊成之歲丁未夏四月十三日則成之年月日也

國子學同官記

蘇平仲

乙巳秋
詔即應天府學爲國子學設師弟子員其博士助教正録非有
德望邃於經術者不得登用維時博士則
上親擢金華許君存仁爲之丙午春以章貢劉君宗弼爲博士
臨安李君宗表河南張君用周濟寧潘君文秀爲助教高昌完
君彦明爲學正廣信鄭君一中金陵杜君叔循爲學録臨江張
君以誠爲典膳其夏用周除淮安衛經歴其秋彦明除建平知
縣以誠除管濱場管勾其冬一中除上海縣丞繼用周則廣平
郭君可久繼彦明則南昌李君克正繼以誠則章貢呂君仲善
繼一中則東陽張君孟兼而余以七月忝授學録丁未秋學陞
正四品始設祭酒司業典簿員即拜存仁祭酒宗弼司業錢塘
陳彦博由元翰林編脩署典簿浚儀陳君子方由元進士署博
士棣州高君仲暉由

太子伴讀翟助教而余亦忝進學正補余處則吳興張君伯淵也其後存仁謫韶州宗弼拜浙江按察僉事子方拜江西按察僉事彥博遷太常博士宗表以事罷去叔循遷太常贊禮仲暉陞磨勘司令伯淵陞磨勘司丞仲善陞太常典簿子益兼陞祠部主事余轉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辭疾不上今在官者祭酒則梁

先生以

太子賓客兼博士則汴梁李君叔允典簿則濟南周君中助教則上蔡朱君原禮合文秀可允克正爲七人而叔允原禮入東宮兼伴讀云自余爲國子官屬於斯之二十一人者皆獲托官聯而與之遊亦一時之幸哉然甫六年而升沈出處去就離合不齊已若是況於他日乎此余之所以慨然也因爲之記歸田後時覽觀其姓氏庶用自慰焉來者考其平生以議擬其得失亦未必不有取於斯也梁先生名貞字叔亨會稽人劉君名

丞亞周君名循理潘君名時英郭君名永高君名聯米君名明復完君名完哲鄭君名貫杜君名環其名如其字者許君名君汴梁李君及東陽臨江兩張君名宗義則浚儀陳君名世昌則錢塘陳君名濟則河南張君名溥則吳興張君曄者臨安李君名也宗順者南昌李君名也余名伯衡字平仲眉山人

芸香樓記

謝原功

吾邑徐君季子購書之多也作樓以藏名之曰芸香而屬記於余余嘗登所謂芸香樓者即季子縱觀群書盡閱月而不能徧信乎其多書也夫多書而不能徧觀則蠹易以生蠹生而不以芸香辟之則文殘字缺無完書矣然則書之完者固有賴於芸香也此斯樓所以名歟夫樓者藏書者也芸香者辟書之蠹者也而書者道之所載者也載道何書乎經史百氏皆是也古者三皇之立極也二帝之敷教也三王之尚忠質文也五伯之假

仁也其禮樂刑政顧弗布於易書詩春秋乎君子即遺經則知夫皇帝王伯之道有隆污也雜伯如漢雜夷如唐倣先王而事未備如宋與夫秦項之暴殘新室晋隋之簒弑戰國七雄三國南北朝五季之分裂僭奪顧弗紀於諸史乎君子即諸史則知夫百代之於道有得失也嗚呼斯道之傳自皇而帝而王至于孔子不得君師之位以撥亂反正而行其禮樂刑政於天下也於是繫易序書刪詩作春秋以爲百王法然繼春秋而爲史惟朱子綱目筆削之公不爽其法而馬遷先黄老後六經班固輕仁義賤守節司馬統魏歐陽以周亂唐固無取也繼易書詩孔子而言性惟孟氏周子二程張朱以仁義禮智爲固有而氣質則不齊能發其奥而荀卿所謂惡楊雄所謂善惡混韓愈所謂有三品固無取也夫無取也者豈非以其講道未明而論著不能不謬於聖人乎是以君子之所學則願學孔子也孔子已殁

學之奈何即其書明其道反之其身可也如是則進而得政可復三代退而立言足訓萬世蓋無非斯道之所發也豈彼俗儒所能與於此哉吾知季子不以此而易彼也不然讀書雖多亦不足尚況藏書乎余願從季子之後而勉力焉因書以爲芸香樓記

石經堂記

朱伯賢

石經堂者河南褚奐士文之所築也士文博雅好古尤精篆隸法有時名築堂古吳山之勝蓄圖書載籍及古法書名刻庋而藏之題其額曰石經表所尚也夫聖人之道具在於經彝倫之懿昭如日月炳炳與天地相終始誠可尚已周轍既東遭秦虐焰漢興博士經生掇拾煨燼之餘斯文蓋未喪也蔡邕以東觀議郎銳志復古乃與其徒陽賜韓說單颺正定舛謬手書刻石天下後世抑何幸歟石經初置東觀學者歆嚮北齊徙于鄴隋

復徙長安至唐初十二八九距今又七百餘年矣世之好事者所藏隻字片幅多至三二卷況皆脫散弗全讀不能句所寶者唯字畫耳會稽蓬萊閣舊有石經遺字碑亦破缺磨滅乃後人翻本非東觀故物也予他所見筆法點畫往往亦各異體先輩嘗攷石經蓋當時能者所書而邕綜裁是正非盡出邕手識者以爲確論梁武評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唐張懷瓘評書至八分唯邕一人皆以其所見筆意字法論也褚君於隸既工宜尊石經以表名堂之義顧不避嫌嗟夫實以名著名由實生人心所尚唯懼弗彰故姬公得嘉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有由然矣褚君得石經以名堂不既安矣乎遂爲之記

筆議軒記

貝廷臣

瓊從鐵崖楊公在錢唐時公讀遼金宋三史慨然有志取朱子

義例作宋史綱目且命瓔曰宋南北三百年間載籍視前代尤繁爾及諸門生嘗與吾共成之瓔因告曰孔子作春秋雖據行史而十二公之事有得於見聞及傳聞之辭故筆削褒貶一斷於心而吾法萬世今生百年之後而欲竄定百年之前宜不易也昔歐陽子居史館嘗論本朝之史有可書而不得書有欲書而不敢書史官務脩前事不及詳於見聞而趙元昊自僭叛至稱臣一事不書他可知矣由是觀之當時君臣善惡功過廢置百事關大體者舉不得直書爲勸戒乃據以定褒貶惡敢犯天下不韙之罪哉公以爲然且曰考之書質之人當必爲之尋值兵變流離散處閱十五年復會於雲間公又曰吾宋史綱目已有成書中又有可論者未敢出也嗚呼公之學下上古今貫穿百家其論事直而不詭足以追遷還董而其慎重如此一日何淩彭宗瑾氏過瓔清江讀書所求記所謂筆識軒者而公且以

宋太祖之禍爲趙普之罪高宗不復中原爲張浚之罪以至韓通李筠李重進以下凡五十餘人悉援之俾有所論焉因觀所著則皆祖於龍川水心而其言鑿鑿合於人心天理之正使死者復生亦不爲過可見其爲有識之士而權衡素定於胸中故敢爲乎之所不敢爲也龍川論唐己未庚申之變太宗忍於同氣此天實爲之而非其過可謂曲文其短而乖於譴宗琏於建隆二年杜后疾革一事不特誅后私其所出且誅太祖不知公義趙普無忠告之言君子固無以易之俟其全書既出獲盡覩前古得失之大義豈非幸歟雖然天禍人刑亦作史者所畏詎必有如歐陽子所陳者宗琏其戒之哉故樂爲之記而首舉其與公前所言者云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一